

Patricia Cornwell
首席女法医 14

掠食者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Predator

南海出版公司

首席女法医 14

掠食者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掠食者/[美]康薇尔著;王瑞徽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10
ISBN 978-7-5442-6088-6

I. ①首… II. ①康…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504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223

PREDATOR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2005 by CEI Enterprises,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掠食者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88-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周日下午，佛罗里达州好莱坞的全美法医学会办公室。天空中逐渐堆聚的乌云预示着又一波雷雨的来临。二月，不该是这么多雨闷热的天气。

枪声噼啪，人声嘈杂。模拟演习常在周末进行。一身黑衣的特种安全人员在这一带射击，但除了凯·斯卡佩塔，没人会听见，甚至连她也不怎么去注意。她继续审阅着手头的紧急证明，这是路易斯安那州验尸官开具的一份女性患者的检查报告，这名女子后来连续谋杀了五个人，却声称毫无记忆。

也许这案子不是“掠食者”，也就是攻击型犯罪行为反应的前额叶成因调查计划的理想研究对象，斯卡佩塔心想，依稀听见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响。

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本顿·韦斯利：

研究对象中要是有名女性一定很有趣，不过这些数据似乎不太相干？我以为“掠食者”只限定于男性。

那辆摩托车来到学会大楼，停在她窗下。彼得·马里诺又来找麻烦了，她正恼火地想着，本顿回了邮件：

反正路易斯安那州不会把她交给我们的。他们热衷于处决犯人，不过那里食物还不错。

她看见窗外马里诺熄了火，下了摩托车，很有男人气概地环顾四周，因为他总怀疑别人在监视他。她正把“掠食者”档案锁进办公桌抽屉时，他走了进来，门也没敲，然后一屁股坐下。

“你对约翰尼·斯威夫特的案子了解多少？”他问。他穿着背后有哈雷标志的无袖牛仔背心，两条粗壮的手臂上文着文身。

马里诺是学会的调查组长，兼任布劳沃德县法医办公室的外聘刑事案件调查员，不过他最近越来越像飞车党了。他把贴满弹孔图案贴纸的磨损了的黑色头盔放在她桌上。

“你来告诉我吧。那东西是小混混的装饰品，”她指着头盔说，“中看不中用，万一你骑飞车出了事，它也救不了你。”

他把一份档案丢在她桌上。“他是旧金山的医生，在迈阿密设有办公室。在好莱坞海边和他弟弟共有一栋房子，靠近新生小区，你知道的，就是约翰劳埃德国家公园附近那两栋高层公寓。大约三个月前，他弟弟发现他死在沙发上，胸部挨了一枪。对了，之前他的手腕刚刚动了手术，情况不太乐观。乍一看，是单纯的自杀。”

“那时我还没在县法医办公室上班。”她提醒他。

当时她已经是学会法医科学及医学部门的主管。但布劳沃德县法医办公室法医病理顾问一职，她是直到去年十二月首席法医布朗森医生考虑退休并开始缩减工作时间之后才接受的。

“这事好像听人提起过。”她说。马里诺的出现让她浑身不自在，看

见他已经很难令她开心了。

“是布朗森医生验的尸。”他说，到处看着但就是不看她。

“你也参与办案了？”

“没有，当时我在城里。这案子还没结，因为据好莱坞警局的人推测，案情不单纯，罗莱尔有嫌疑。”

“罗莱尔？”

“约翰尼·斯威夫特的弟弟，他们是同卵双胞胎。但当时他们找不到证据，就不了了之了。上周五凌晨三点左右，我在家里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之后调查了一下，是用波士顿的公用电话打来的。”

“马萨诸塞州？”

“就是发生倾茶事件的地方。”

“我以为你的电话没登记。”

“登记了。”

马里诺从牛仔裤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棕色纸片，把它打开。

“我把那家伙说的念给你听，我逐字记下来了。他自称 Hog。”

“Hog？猪？”她打量着他，有点怀疑他又在设局愚弄她。最近他老是这样。

“他说：‘我是 Hog。你从未降下惩罚来教训他们。’天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又说：‘很显然约翰尼·斯威夫特死亡现场丢了几样东西，你要是动点脑筋，就该去瞧瞧克里斯琴·克里斯琴^①出了什么事。世上没有巧合。你最好去问斯卡佩塔，因为上帝会亲手摧毁所有变态狂，包括她那个同性恋的婊子外甥女。’”

斯卡佩塔不动声色。“你确定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看起来像写小说的吗？”

^①原文为 Christian Christian，Christian 亦指基督徒。——译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克里斯琴·克里斯琴。”

“天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问他是不是说错了，可那家伙根本不理会。他语气很平淡，好像没什么感情，说完就挂断了。”

“他确实提到露西的名字了，还是只是——”

“我已经把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你了，”马里诺打断她，“你只有露西这么一个外甥女，对吧？所以他指的当然是她。而且，不知你想到了没有，Hog也有上帝之手的意思。长话短说，我联络了好莱坞警局，他们请我们尽快了解一下约翰尼·斯威夫特的案子，显然是有别的证据显示，他是远距离中弹的，射程很短。而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成立，对吧？”

“是的，如果只开了一枪。一定是表述上出了问题。知道这个克里斯琴·克里斯琴是谁吗？能确定指的是某个人吗？”

“电脑档案里没有相关数据。”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整个周末都有空啊。”

“我很忙。”

“像这类案子的信息，你不该拖两天才来告诉我。”她尽可能平静地说。

“也许你不该是吐露机密信息的对象。”

“什么意思？”她问，困惑极了。

“你得小心点。我只能这么说了。”

“你这样冷嘲热讽没有一点帮助，马里诺。”

“我差点忘了，好莱坞警局很想听听本顿对这案子有什么专业看法。”他像是临时想起来一样补充了一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一如往常，他很想隐藏对本顿·韦斯利的反感，但总是做得很蹩脚。

“他们当然可以找他评估这案子，”她回道，“我不能代他发言。”

“他们想弄清楚，那个自称Hog的家伙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单纯的恶

作剧。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因为没有录音，只能靠我在纸片上随手记下的几句话。”

他站起来，身躯显得更庞大了，让她感觉自己陡然变小。他拿起那顶不中用的头盔，戴上太阳镜。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没有看她一眼，而现在她连他的眼睛都看不见了。她不清楚那里面隐藏着什么。

“我会尽快全心投入在这案子上。”她送他到门口，“要是你愿意，晚一点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哦。”

“你来我家吧。”

“哦，”他又说，“几点？”

“七点。”

2

MRI^①实验室里，本顿·韦斯利正透过一层耐热玻璃观察他的病人。光线很暗，周围平台上一整排屏幕闪着光，他的手表放在手提箱上。他觉得冷。在认知神经显影实验室里连续待了几个小时，感觉骨头都凉了。

今晚的病人是以身份证件号码被送进来的。不过他有名字，巴吉尔·詹雷特，一个三十三岁略显焦躁但相当狡猾的强迫性谋杀犯。本顿避免用“连环杀手”这个词。它被用得太过泛滥了，除了含糊地暗示某个作案者在一定时间内谋杀了三四个人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连环”这个词意味着事情接连发生，却无法反映暴力犯罪者的动机和心理状态，而巴吉尔·詹雷特铆着劲儿杀人的行为是被迫的，他停不下来。

给他作磁场强度为地表六万倍的 3-Tesla^② MRI 仪的脑部扫描，是为了检查他大脑的灰白质是否正常，以及触及重要问题时它会产生什么变化。在临床谈话中，本顿问了他好几次为什么。

①磁共振成像。

②特斯拉，磁通量密度单位。

“我要见她，就这样。我非见到她不可。”

“一定得在那一刻，马上？”

“不能在街上。我会跟踪她，直到我想清楚，想出个计策来。老实说，我盘算得越仔细，结果越令人满意。”

“跟踪和盘算需要花多长时间，你能说个大概吗？几天，几小时，几分钟？”

“几分钟，也许几小时，有时候几天。不一定。那些愚蠢的贱人。我是说，换成是你，明知道自己被绑架了，还会乖乖坐在车里，不想办法逃走吗？”

“她们是这样的吗，巴吉尔？她们只是坐在车里，没有设法逃走？”

“只有最后两个逃走了。你知道的，我就是因为她们俩才进了这里。她们原本不会反抗的，可是我的车突然出了故障。真蠢。如果是你，你是宁愿立刻在车里被杀死，还是等我带你到秘密地点再看看？”

“你的秘密地点在哪里？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都怪我的车突然坏了。”

到目前为止，巴吉尔·詹雷特的大脑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小脑后部有些异常，有个直径大约六毫米的囊肿，可能会稍微影响他的平衡感，仅此而已。真正严重的是他大脑的运作方式必定有问题，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掠食者”计划的研究对象了，当然这一结论他自己恐怕不会认同。对巴吉尔来说一切都只是游戏，他自认为比爱因斯坦更聪明，是全世界头号天才人物。他对于自己做过的一切从没有一丝愧疚，还坦言只要有机会他会杀更多女人。不幸的是，巴吉尔相当讨人喜欢。

MRI 实验室里的两名狱警带着困惑和好奇，透过玻璃盯着那道七英尺长的管道，它的入口在离扫描仪较远的那一端。他们穿着制服，但没有带枪。这里不允许携带任何枪械。任何金属器具，包括手铐脚镣，都

不准带进来。巴吉尔只在脚踝和手腕上套着塑料软铐，躺在扫描仪里的平台上，聆听着无线电波脉动的振荡、撞击声，那声音就像通过高压电线传来的地狱之音——这只是本顿的想象。

“记住，下一个是色块。你只要说出是什么颜色就行了。”神经心理专家苏珊·连恩医生冲着对讲机说，“不，詹雷特先生，请不要点头。记住，你下巴上贴的胶布就是为了提醒你别乱动。”

“10-4^①。”巴吉尔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出。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本顿有些不安。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月。他担心的不是巴吉尔·詹雷特会在麦克连医院优雅古老的砖墙内突然发狂，把眼前的一切变为杀戮场，而是担心这项研究恐怕难逃失败的命运，结果只是虚掷大笔金钱、无端消耗宝贵时间。麦克连医院是哈佛医学院下设的分院，无论是这家医院还是这所学校，都担不起失败之名。

“别怕犯错，”连恩医生通过对讲机说，“我们并不期待你全部答对。”

“绿，红，蓝，红，蓝，绿。”巴吉尔充满自信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研究员把结果记在一张数据输入卡上，一名MRI技术员则检查着屏幕上的影像。

连恩医生再度按下通话按钮。“詹雷特先生？你做得非常好。你看得很清楚吧？”

“10-4。”

“很好。每次你看见那个黑色屏幕，就会感觉舒服又平静。不用说，只要看着屏幕上的白点就好。”

她松开通话按钮，回头对本顿说：“他怎么会知道警方术语？”

“他以前是警察。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让受害者轻易上他的车。”

^①通讯术语，意为“知道了”。

“韦斯利博士？”研究员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说，“找你的，是思拉什警探。”

本顿接过电话。

“什么事？”他问马萨诸塞州警局刑警思拉什。

“希望你没打算早早上床，”思拉什说，“早上在瓦尔登湖畔发现尸体的事你听说了吗？”

“没有，我一整天都窝在这里。”

“白人女性，身份不明，年龄不详，大概在三十八九到四十出头。头部中枪，一枚霰弹枪弹壳塞在她肛门里。”

“头一次听说。”

“已经进行了解剖，不过我觉得你或许想来看看。这案子颇不寻常。”

“这里顶多再有一小时就会结束。”本顿说。

“到验尸室和我碰面。”

屋内很安静，斯卡佩塔走进所有房间，把每一盏灯都打开。她等着汽车或摩托车声传来，等着马里诺。他没来，也没回她的电话。

她惶惑不安地四处检查，确定防盗铃已经启动，所有泛光灯也都亮着。她站在厨房电话机的可视装置前面，确认前后门和屋侧的电子摄像头全部运作正常。在可视屏上，房子四周显得很阴暗，柑橘、棕榈和扶桑树的暗影随风摇摆。游泳池后方的船坞和更远处的水域变成大片黑色平原，点缀着沿海堤分布的模糊灯影。她在炉灶前搅拌着铜锅里的番茄酱和蘑菇，查看面团发酵的情况，又看看水槽边盖碗里泡着的莫扎瑞拉奶酪。

快九点了，马里诺两小时前就应该到了。明天她有一堆案子要忙，还要教课，没空理会粗蛮无礼的他。她已经受够他了。刚才她花了三个小时埋头研究约翰尼·斯威夫特的疑似自杀案，马里诺竟没有如约而至。

她感觉受挫而气愤，人想要生气是很容易的。

她气呼呼地走进客厅，仍然注意听着是否有摩托车或汽车的动静。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支十二号口径的雷明顿制海军麦格农，然后坐下来。这支镍合金枪管的霰弹枪沉甸甸地躺在她腿上。她将一把小钥匙插进锁孔，向右转动，将扳机护弓解了锁，然后把唧筒推回去，确定弹仓里没有弹药。

3

“接下来是文字阅读，”连恩医生用对讲机告诉巴吉尔，“请你从左到右把那些词念出来，好吗？记住，千万别动。你表现得非常好。”

“10-4。”

“喂，想看看他的真面目吗？”MRI技术员对两名狱警说。

技术员名叫乔西，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毕业，一边攻读更高学位一边在这里兼职，人很聪明，有种异于常人的幽默感。

“我早就见过他的长相了。今天是我送他去淋浴间的。”一名狱警说。

“然后呢？”连恩医生问本顿，“他把她们弄上车，接着会怎么对待她们？”

“红，蓝，蓝，红……”

两名狱警走到乔西的屏幕旁边。

“带她们到某个地方去，刺伤她们的眼睛，让她们再活上几天，不时地强暴她们，再割断她们的喉咙，将尸体丢弃，并摆成特定姿势来吓人。”本顿用冷静的临床分析口吻对连恩医生说，“这只是目前我们手上的案子。我怀疑他杀的不止这些人。同一时期，佛罗里达有不少妇女失

踪，根据判断，她们已经死亡，但一直没找到尸体。”

“带她们到哪里？汽车旅馆，还是他家？”

“等一下。”乔西对那两名狱警说，同时在选单上的 3D 和 SSD，也就是三维立体成像和三维表面成像之间作选择。“这真是太酷了，我们从来不让病人看这些。”

“为什么？”

“会让他们疯掉的。”

“我们不知道是哪。”本顿一边对连恩医生说，一边留意乔西，随时准备提醒他别卖弄得过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被他弃置的尸体上都验出沾有微小铜屑。”

“怎么说？”

“混在尘土里，以及血液、皮屑和头发上黏附的杂质里。”

“蓝，绿，蓝，红……”巴吉尔仍在报着颜色。

“这就奇怪了。”

她按下通话按钮。“詹雷特先生，你还好吗？”

“10-4。”

“接下来，我们会让你看表示各种颜色的文字，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印成的。我要你说出墨水的颜色，注意，是墨水的颜色。”

“10-4。”

“很吓人吧？”乔西说。他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死人面具一样的东西，那是巴吉尔的脑部经过 MRI 扫描得到的一毫米厚的高清晰度切片的重组图形。影像很暗淡，没有头发和眼睛，下巴以下看起来很粗糙，好像被斩首似的。

乔西把图像旋转了一下，让狱警从另一个角度观赏。

“为什么他的头好像被砍掉了？”一个狱警问。

“因为线圈的信号只到达那里。”

“他的皮肤也很假。”

“红，呃绿，蓝，不对是红，绿……”巴吉尔的声音传入房间。

“那不是真的皮肤。该怎么说呢……计算机只是容积的重现，一种表面透视图……”

“红，蓝，呃绿，蓝，不对是绿……”

“我们主要使用的是 PowerPoints 程序，把结构转化成功能，也就是一套 FMRI^①分析。你可以把各种数据放在一起，爱怎么看、怎么玩都随你。”

“天哪，他可真丑。”

本顿听够了。颜色辨识已经结束，他严厉地瞪了乔西一眼。

“乔西，准备好了吗？”

“四，三，二，一，开始。”乔西说。连恩医生开始对巴吉尔进行干扰测试。

“蓝，我是说红……可恶，红，不对，是蓝，绿，红……”巴吉尔的声音在房间里翻搅。他全都答错了。

“他告诉过你为什么吗？”连恩医生问本顿。

“抱歉，”他有点分心，“什么为什么？”

“红，蓝，可恶！呃，红，蓝绿……”

“他为什么要挖出她们的眼睛？”

“他说他不想让她们看见他的阴茎有多么小。”

“蓝，蓝红，红，绿……”

“这个测验他表现不佳，”她说，“大部分都错了。他以前在哪个分局当警察，我好注意着点，别在那个地区超速被拦下来。”她按下通话按钮，“你还好吗，詹雷特先生？”

①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10-4。”

“戴德县分局。”

“很遗憾，我一向很喜欢迈阿密。所以你想亲手处置这个人，因为你和南佛罗里达关系密切。”她说着再度按下通话按钮。

“也不尽然。”本顿透过玻璃看着扫描仪那端巴吉尔的头部，想象他身体的其余部位像普通人那样穿着牛仔裤和纽扣全部扣上的白衬衫。

这家医院不准犯人穿着囚服出现在院区，以免损害医院形象。

“当初我们请州立监狱提供研究对象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他在狱中待得很不耐烦，他们巴不得能摆脱他。”本顿说。

“非常好，詹雷特先生，”连恩医生对着对讲机说，“现在韦斯利博士要进去把鼠标交给你。接下来你会看见一些面孔。”

“10-4。”

通常连恩医生会亲自进入 MRI 实验室面对病人，但女医生或专家被禁止同“掠食者”研究对象有任何近身接触，即使是男性，也必须格外谨慎。至于在实验室外面，要不要限制研究对象就由医生自行决定了。本顿由两名狱警陪伴，打开 MRI 实验室里的灯，然后把门关上。狱警站在扫描仪附近，看着他安插鼠标，然后把它放在巴吉尔戴着塑料铐的手中。

巴吉尔的长相毫无奇特之处，矮小单薄的身形、稀疏的金发、一双距离很近的灰色小眼睛。在动物世界中，狮子、老虎和熊等掠食性动物，都长着相当靠近的眼睛，长颈鹿、兔子、鸽子等猎物的眼睛距离就比较宽，好注意头部两侧的动静，观察周边以便逃生。本顿常想，同样的进化现象不知是否也适用于人类，这种研究大概没人会提供资金吧。

“你还好吗，巴吉尔？”本顿问他。

“什么样的面孔？”巴吉尔的声音从扫描仪那端传来，像是从铁肺里发出的。